

集部

繼志齋集卷六

明　王紳　撰

序

張母黄恭人孝節詩序

昔宋蔡忠惠公年十八舉進士名動京師後知泉福二州而二親尚無恙閭人不榮忠惠之貴而榮其親之有子其母夫人年九十飲食起居無異少時母子眉髮皤然命服煒煌自後閭人之為子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

母者必指忠惠以教其子曁忠惠事仁宗以讜言正色
為時名卿仁宗嘗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特賜冠
帔以寵異之至今三百年人道之灼灼若前日事洪武
戊寅予以非才名授國子博士始謁大司成寧陽張公
顯宗瞻其氣宇魁岸文章議論磊落而闊遠未嘗不歎
服之及退拜其母黃氏太恭人於堂上又獲觀其孝節
之卷而有以知恭人事姑盡乎孝夫亡盡乎節嫠居孤
苦而能保守門戶以不墜且善教其子故公亦以進士

三轉而典教於成均於是益羨閔母之多賢而仁宗之言為至論也恭人之行劉太史坦坦翁既為之傳自餘名公巨卿莫不喜聞而樂道之雍容長篇鏗鎗短韻殆且數十百首公慮其積久而散佚復俾紳為序作者之意以侈其美紳惟聖天子方隆孝治旌賢表德之命日下如恭人之事寧使其終泯耶切意仁宗所以稱賞忠惠之母者聖天子將取之以加於恭人也若然則閔人之子欲祝其親親之欲教其子者吾知其捨遠而指近

矣姑書予言以為其徵

送柳原素侍親序

昔唐虞三代盛時所以室無愁歎之聲而比閭樂時雍之化者以其通人情順物理而舉世無不得其所也家有耄期之親子弟終歲勤動而不得其養者無之非其志而强委廹遣以求備其所不能者無之志於養也不必望其致君自信之明也不必責其果於忘世洩洩焉衎衎焉上以誠待下下以忠事上不自知其身之囿於

泰和之中也皇上嗣膺歷服以来為治一本於古視民
如傷即拳拳於發政施仁恐一夫之不獲其所即屈法
伸恩以全民命復念天下之士有登名仕版而梏於令
者或不得遂其情懐故凡以省視祭掃為訴必優容而
遣之嗚呼何其通人情而順物理邪烏傷柳原素氏向
於鄉邑以人材薦上名銓曹亦既歷事臺部而以敏幹
見稱矣方將任用遽上侍親之請既得旨乃告别於予
且求言以華其歸予昔嘗過原素之家見其墟落深邃

風俗淳厚繚屋皆良疇茂樹入山而樵泛水而漁其所資可不求以自足况柳氏奕世載徳至其祖仲徳處士其父良輔甫又皆以行義為一鄉善士人謂原素濡染家庭之訓出而用世豈不有過於人者而方且陟岵興懷重以吾斯未信為念懇懇請之故得翩然返其初服是行也上有以見朝廷方隆唐虞三代之治下有以見原素得盡人子之情雖然原素昔以才能而見擢今以情事而得免朝廷恩徳之深為何如哉今兹之歸宜卒

先鄉里子弟而益脩其孝悌忠信以為一家之政它日畢養而出移之於官吾見其駕輕車而就熟路決壅水以下長川也孰得而禦之哉

送戚文鳴歸省序

余少時嘗往來武林道經會稽登塗山臨禹穴慨然思大禹功闕

太史公潛溪宋先生之門而獲師友乎令侍講希直方
公當是時鄉里子弟以讀書業儒為諱吏胥一見人被
章逢談文藝則拘執係紲强委以案牘焉少麗于法立
致身家之虞余乃被短褐袖小册晝入深谷中讀誦或
閉户夜就績燈以披閲途遇權貴人屏縮不敢近即近
不敢吐一辭間以所得發為文若詩非神交心契者不
敢使之知及佐教蜀郡始慨然與人論辨講説以詞翰
相倡復令幸以虚名被召補職太學為國子師因以情

事上陳于黼扆之前旋蒙聖恩渙頒贈官賜謚於是先公忠節久晦而復明而余區區自幼所抱之志亦少酬其百一也嗚呼以余幼之所遭也如此而長之所養也又如此今之所就固不敢望於古賢達士然猶克保先業而不失身於工賈之列者莫非祖宗遺澤流慶之所被也從子叔雍質美而氣温志專而行篤能念家學之不可墜思發憤讀書以擴所未至今年夏閔余萬里入朝亟來省於金陵留逾月懼于職久曠請别而去余欲其

鼓勇勵志於學故以所經歴者為告令叔雍有慈母之足恃也有兄弟之可依也有財錢足以資其身無患難疾苦之窘迫而其年又可致力也則其所就當比余十倍矣然非力行以求其至不幾於自棄乎書予言使歸揭於壁以為朝夕之警

送金華通判唐君序

天下之事無常固有成於通而敗於泥者數車軌馬迹而行道吾知其非善御也按故方古法而投劑吾知其

非善醫也昔漢武帝欲教霍去病以孫吴兵法去病謝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而去病卒為漢名將世之談治道者必曰古之循吏其人可以為師其事可以為法區區模其形步其武而切倣之於是有徇名而失實得其末而遺其本者矣其不為去病之所哂者幾希淥陽唐君克温自冑監擢通守於金華郡之士友牟彦正等與唐君為同舍相率邀文以贈予惟金華於浙左為上郡控數百里之提封緫數十萬之編户自宋元

以來為道學文章之淵藪故其俗淳而其政易以舉夫何近年為政之士談高者或失於事實泥古者或短於適宜去高古而志卑趨近者又溺於庸陋而專於漁獵煩擾之患求夫視民如赤子而以疾痛恫瘝為己責者十不一二焉以是政愈繁而民愈窮令愈嚴而訟獄愈不息噫豈獨邱民之罪哉自今聖天子嗣大歷服登庸俊良而畨易方侯以廉明愷悌著譽先朝而為之守又有山東蔣侯以才幹周敏而為之貳於是振起廢墜俯

明典章而政聲之美已達于京畿矣今又得吾唐君為之倅夫唐君被服仁義之言淹貫乎致治之道者久矣使行其所學以佐貳侯之政吾知其同寅協恭隨時制宜而使七邑之民無怨歎之音老者得以養而鰥寡無告者得其情則足以副朝廷惠養元元之意矣何必蹈常襲故以為尚哉余雖官太學而家在義烏義烏為金華屬邑迺郡人也故於唐君之行不以頌而敢以規

送棣大車住持乾明禪寺序

佛法之初入中國本出於一其後去古而源遠遂析為三曰教曰禪曰律教學之盛有南山之宗有瑜珈之宗有慈恩之宗有天台之宗有賢首之宗禪學之盛則有臨濟溈仰雲門法眼曹洞諸宗律學則有會正之宗資持之宗其派既分於是互相矛盾禪則譏教之滯於名相教則譏禪之溺於空寂至於律學雖為禪教之所共持而趨向取舍亦各不同為其學者師異旨殊各立門戶不相出入有若楚瘠之視秦肥邈乎其枘鑿之不合

也嗚呼世之圓頂方袍者何限孰能會于一而歸其本哉余居京師既久一日大車乘上人相過於橋門覿其容冲冲焉聆其語犖犖焉與之談其道確乎其有源也沛乎其知所委也詢其所自出則晦堂暹禪師之上首而余里中子也其至金陵為善世首座宗門諸老皆愛而與進之迨膺叢林薦剡而捧檄出住西安乾明禪寺將行求言以為別余自束髮志慕家學即潛心於聖賢之道刓精竭思鞠明究曛以至于顛髮種種而不得其

涯涘尚何能知佛法之閫域哉然念大車年方壯而志銳譬猶平地任載之器其輪圓其箱方其杼澤其轅輗軸轂之材既良而馬牛服駕之力又盛使去偏蹊曲徑而由乎九通八達之衢雖千里不難到也顧在大車力行何如耳吾冀大車勵其鞭辟做策之志而環轍於二乘三派之間然後合衆說而底一會殊途以同歸俟他日倦遊而返方當舉吾儒之說以告之盖有所待也大車行矣余日望之

送樓教諭之瑞昌序

赫赫之功易見而陰滋潛養之徳為難名雨澤遍天下世所共仰也而不知膚寸之雲有以致之耳目之能視聽手足之能持行人所習見也而不知元氣有以運之國家混一區宇以來内而侍御臺部外而連州歴郡大邦小邑莫不得才而其事以不廢得賢而其治以成人見賢才彬彬輩出皆黼黻太平之具而為邦家之光然不知所以致此者固在乎學校有以毓之也夫何世之

論者視學校為不急之務而目校官為非要用之人甚而牧伯守令不識治教之相資固有挾勢而陵慢巧文以詆誣者矣於是居其職者自非深識卓見之士確然以師道自任安知斯職之重且貴哉同邑樓君宗遠以胄監生初授宜都教諭丁内艱服闋改授九江之瑞昌將行其友牟彥正徵余言以責其行夫自皇上嗣大歴服勵精圖治即命廷臣各保所知以不次登用而校官多為識者所舉近之議者又謂此地為賢才所出之源

不可以非人處之於是又重其選今吾宗遠束髮遊庠序之中壯而任庠序之職其耳濡目染者莫非斆學之事况其學足以明體才足以適用其發於樂育之間固何施不可而待於余言哉雖然余猶慮夫習俗之弊視之為庸常故特推舉人情所易忽者以為告使世之為政者知賢才之出必本於此而不可以不重復欲宗遠知國家之所以任之者為非輕而尤不可以不自重也

送張士弘歸省序

予向年宦遊西蜀見岷峨之山所産楩楠豫章其大十圍其長數仞倚嵚崖絶谷之中而不為匠石所覩見者莫不羡㳄也後以情事未申上南滇道曲靖過黒松林長材巨榦森森數十百里不止切較其大者固足為棟為梁而小者亦不失為杗為闑苟非其居也得其所産也得其養縱不為斤斧之所戕亦安能致夫此哉因思士之為學何異於此是故士或生於偏州下邑無明師良友以為麗澤之資孤陋謏聞貿貿焉以自足者何限至

於處都會之地日與賢俊明哲為伍耳濡目染之所及雖欲無益不可得也太學生金華張士弘幼以俊秀入邑庠為弟子員洪武丁丑春充貢升胄監未幾奉朝命閱兵于廣東暨還會脩高帝實録以選給書札於史館搢紳每延譽之今年沿例歸省其親同舍友牟彦正等相率詣館下徵余文以榮其行予方慨念士習之弊家居者或恃其抱負之高而不求夫會同處大位者又不屑於下士而惟已見是用由是高下乖隔聞見頗僻而

士習為益陋尚幸太學者天下英才之所萃其猶楩楠豫章之產於岷峨松之長於曲靖居之既得其所產之又得其養是以棟梁杗闑之材無乎不備此豈偏州下邑之士欲望餘光而可得哉今士弘束髮陶鎔於鄉校業成而來游來歌視其所得固有以異夫孤陋謏聞者矣雖持此以為鄉榮可也然豈足為士弘之志哉必也行其所得而見於事功然後上不負國家樂育之恩下可以慰父母依依之望也書予所見以為贈庶使士弘知

所自釋焉

贈龔員外序

古昔治隆之世人見其化成于上俗美于下書于簡策又皆光明俊偉而可為天下後世法然豈偶然哉必其為君者負不世出之資而孜孜於圖治其為臣者自宰執庶尹百司郎署之屬無不賢且才君臣上下同寅協恭都俞吁咈于大廷之上而布其綱紀政令于海宇之間雖欲無治不可得也洪惟我朝高皇帝以英武定

天下三十餘年佐命元勲彫謝殆盡其壯强才濟之士猶彬彬也及乎今上新嗣大位又柬拔儁良搜羅遺逸列於庶位於是典章文物粲然可觀而民風士習亦皆思去浮薄入于淳厚而幾于古矣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天台龔君子輿為人沈毅周詳言不妄發發必中于理自少善詩極清竒而未嘗以自見在職三年事無遺失皆稱其賢才令年循例得追贈其考妣以五品爵於是疏請歸省先隴既得旨其友監察御史鄭君叔貞

徵言以贈且曰龔君吾子所知者夫自三代以還有願治之主而無致治之臣有致治之臣而不際願治之主上以求於下下以求於上恒緦緦然而不相遇以故治隆之世不數見也當今皇上以天縱之聖守盈成之運宵衣旰食恵養元元而在廷之臣又多以賢才自致若龔君者既以賢才見稱於先朝復以賢才見稱於今日可為千載之竒逢予故為序之使其鄉人知君之際遇非特為一家之榮乃所以為一鄉一邑之光也

送太學生姚伯尹歸省序

太學生三年一歸省國朝盛典也行則有言以贈之師友之誼也膺國朝之盛典承師友之厚誼負吾心所得而慰父母違離之懷天下之樂其有過於此者哉處之松源姚伯尹氏以俊秀游邑庠充丁丑歲貢令年以例歸省其母其從父惟深實同上舍邀其友葉資仁請余求言以華其行予謂之曰子獨不見夫垂棘之玉焉其性温其德全其音清以越故玉人得之以為瑱為琮為

珩為圭為磬不事鏤畫而人無不以為寶也又不見夫
荆氏之楸柏桑馬其質貞其理密其文彰故匠石得之
以為輿為輪為几為榻為高明之麗為禪傍不事髹朱
而天下莫不以為美器也何則蓋存于中者既足不待
外物以飾之也今伯尹以至美之質而樂育於庠術之
中猶垂棘之璧荆氏之楸柏桑既遇玉人匠石矣何事
於予言哉雖然昔子路羣居講學其濡染於聖訓者非
一日也及有他適則請言於顏子以為贈其亦以臨別

之言意專而旨約有為之語切要而意周者歟若然則余言不可以徒廢矣子行舟經吳江道秀水而過錢塘焉由錢塘而上抵金華歷永康而見栝蒼焉錢塘為浙左之巨浸而栝蒼為處郡之崇山其為巨浸者由其處卑而體虛故能納百川而不溢可為進學之方也其為崇山者由其居高而積厚故能超羣峰而為一郡之具瞻可為脩德之準也伯尹其因之而致力焉無事予言以為華也若欲序行役之勤勞侈學業之富麗則有咏

歌之什在而非予所能道

送太學生徐細觀序

予以非才備員太學博士常旬考月試六館士第其高下以砥礪激勸之在列者二三千人而東鄞徐生細觀以易經就業辨説陰陽變化之理甚有根據其才識見於策論中又善馳騁開闔有程度心喜之每取置前列去秋應試京闈果中式今年會試南宮又中副榜於例當得校官生曰吾年尚少未可以為人師願得復游成

均以卒吾業未幾廷議亦以副榜中年二十五以下願
復入學者聽生忻然歸就諸生列六館師友益賢之他
日以例得省其先墓助教黄季端先生為徵予言以贈
之昔孔子使漆雕開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嘗悦
其篤志其視諸子之欲得國而治者或以干禄為學者
相去遠矣夫鯤鯨有變化騰達之質必不棲身於洦沚
鴻鵠存冲霄之志其肯局促於茅茨哉今生與天下之
士羣居以肄其業出與天下之士角藝以見其所長自

小夫曲士得之孰不喜形於外而揚溢於中哉顧乃慊焉若不足欿然而若虚此非自知之明而不安於小成者不能也雖然卓爾之見工夫尤難一簣之功進止在我聖言在耳生歸而益求之自有所得焉予言毋足為生道也

送龔給事還鄉序

人惟有卓立不移之志然後可以建事功垂聲譽以取異於人人茍隨俗浮沈與時髙下吾見其貿貿焉㢢㢢

焉形拘氣役之不暇尚何能拔俗超常以致不朽哉昔
年世俗不事讀書鄉里見有儒衣冠過者相與訕侮之
或強委以案牘涉旬月則以事去人有子弟甘自棄於
畊家以為得計之上同邑龔君叔安獨不然叔安居闤
闠間能屏去紛華自束髮即出游邑庠人皆異之居數
載領鄉薦入成均擢拜給事中叔安能以疏通特達之
才濟之以問學於是名動縉紳間夫為學而承國家之
樂育出仕而為天子之侍臣皆極天下之殊遇乃人之

所願欲而不可以必得者也而叔安能兼得之非其志之卓然不移者能之耶人謂叔安蚤孤而其母夫人傅氏能秉節守義以敎之故叔安之致位通顯皆奉慈訓之有自而非偶然而得幸然而致也今年叔安以母老請歸省詔許之戒行因徵余言以誌别余念與叔安居同里閈聲迹始相侔後余以虚名所驅行四方不相聞者四五年今以非才承乏太學未幾又以薦者入史館朝退每相過從道舊故且期同謁告以展邱壠之誠余方

以纂述事嚴未敢有請而叔安乃先我而去烏能已於言哉雖然當叔安歌鹿鳴而來鄉人固皆以事功聲譽期之今茲之回親戚故舊迎候于道左者豈不嘖嘖歎曰士君子立身不當如是邪其視夫甘隱淪老死於山林者所得不亦多乎於是其母夫人安節教子之功與叔安揚名顯親之道政蘇長公所謂持左劵而交手相付也孰謂為學而可不立志哉

繼志齋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繼志齋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陸潮愈

繼志齋集卷七

明 王紳 撰

記

正學齋記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備純明之資負正大之學慨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間嘗聘置左右以諏咨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方大肆力於緝熙之學日以誠意正心躬修體驗為務

與公論辨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啗合王愈加歛容納之與臣下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也遂賜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期其底聖賢也公退以告於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風俗淳厚人倫明於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於正周衰列國紛爭人尚詭異各以智能自立門户而異端之術競起矣若楊墨之為我兼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儀蘇秦之縱横韓非申不害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功有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

愈降而道愈漓著書立言者動以百計其為說必曰我著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卒不加明我立言所以開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加古非徒無益於人其所以壅塞正途聾盲耳目者為甚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流而相上下其於聖賢之道遂若岐逕之異趨矣比之三代之學其邪正為何如哉尚幸間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足以回人心破邪說挽頹波而振餘風然卒不能多見若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為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

卓乎特立於百世之下皆閒世之竒才也至宋周茂叔
以洒落之懐得理奥於黙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
程子之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
朱子出又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羣賢之大成於是世
之先後雖不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
故自三代之下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
吳澂氏若許謙氏輩彬彬和附于下者盖莫非朱子之
傳嗚呼上下千數百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説之惑

人返有過之則夫淩髙駕虛勵志鼓勇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所為扼腕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聖明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子而遡三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也志識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為役幸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繹層念之萬一苟以為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為御焉

新建晏公廟記

隂陽二氣屈伸聚散於穹壤者莫非至理之所寓而至化亦未始不行乎其間也日月之所以明雨露之所以潤雷霆之所以威霜雪之所以肅以至山川流峙鳥獸孳育草木榮悴無一不囿于其中况夫人身血氣之盛衰精神之完耗有不由之者乎此鬼神之道所以為二氣良能而理之固有者也夫何世之好奇而喜怪者見其眇昧非可以膚淺探賾往往附以妄誕之說鼓惑于人孰知其道固非言語所可盡者耶至乎因其迹而起

敬慕之心感其誠而致孚格之妙此又理之自然也若平浪侯晏公之神其崇名重號顯于時異績冥勳在于人而廟貌之設遍布宇内者亦豈過情哉義烏縣西五里曰松門原隰平衍風氣固密而聚落亦殷盛嘗有挾堪輿之術者過謂其地雅宜神居適里人王仲言氏默有契感遂相基掄材剏廟宇三楹間肖神像其中規度未完而卒仲言之季仲舉能承其志復直前搆重門周以崇垣樹以名木而鄉人又風承雲集各効其力故

凡廟制之所宜有者無一不具起於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庚申落成於二十八年二月戊寅既成第見士民歲時相與扶耋攜幼登拜歌呼其間絡繹不絶而晨香夕燈上以祝皇圖之萬年下以祈斯民之康泰者賢愚一志億兆同心於是此廟之設儼為其里之壯觀而神之報既於遠近者亦昭昭不誣矣予維鬼神之道既為造化之用其所以孚於人者非可以智求非可以力得唯一念之誠足以感之耳今觀王氏兄弟之寅恭祇奉

閭閈士民之嚴威趍事其精慮潛通雖衡山之雲可以開回禄之勢可以轉况神之靈妙在冥漠者如水泉之行不擇地而有乎茀患人心靡終耳今因其請文為記故極論之庶使来者知所以焉若夫神之姓名里系顯靈在人心者類能言之玆不復述

攬秀堂記

予宦游於蜀見峨岷之山綿亘而聳拔挹其扶輿旁薄之氣常若有所資於心也又經巫峽之水衝激而鼓盪

覩其回滙奔趨之勢常若有所會於心也當其資會于中之時金石不足以喻其樂聲色不足以奪其志抑欝爲之舒散精神爲之暢越或發於文亦沈雄而壯麗以是知夫山川之秀其助於人者爲不少也及謁告来歸過吳彥彰氏於烏傷江上彥彰闢堂以居前臨大江當春夏水生秋冬水落其揚瀾曳波之狀萬萬不同朝夕獻奇於几舃之下江外羣山歴歴如堆螺如列障四時榮悴與氣候相推遷者又呈媚於牕牖之間其後復有

平原曠野極目彌望於十餘里外於是斯堂之勝其於山川之秀可攬而致也彥彰卜名於予予為扁曰攬秀夫自數十年以來聖人御世求賢如不及天下大夫士各負所有以思進用雖有奇絶之地其於遊覽之樂顧有所不暇也間有得之者多在鞍馬之間羇寓之中蓋不過為慷慨激烈之資耳今彥彰既生遇於承平乃得倘徉於閒寂其樂蓋有所獨得而非予敢知也予聞古人固有身居畎畝而存愛國之心者豈以地位為間哉彥

彰尚能於樽俎之遌眺望之頃一跬步一談笑舉手加
額以不忘於化育之恩若此則彦彰雖老且疾子見其
將以所攬之秀必於子若孫發之矣况山川之秀鍾而
為人必瓌奇而俊傑者乎其視予之所得於前者盖不
侔矣故書之以為記使彦彰知所自云

施氏雙溪庵記

剡溪之陽施氏世居焉施氏之先在宋有諱郁者為太
學博士兼莊文館教授其從子南一亦以文學仕至括

蒼守及有尚宗室女者三人今其裔孫有曰道圓字仲方以先塋皆在溪北去家五里而近不欲使祖父體魄散處乎遐遠也又奉其考畊隱處士及母傅氏兄恕齋處士之柩以附且自營壽藏於其側既又嘆曰體魄有歸而神可無所棲乎乃直東構庵一區其屋為間計者若干於是妥神有亭祭獻有堂致齋有所肅賓有舍周以崇垣抗以髙門以至庖庫湢溷莫不完具外割腴田若干畝隷其入以為奠饗之需既成左春坊左庶子義

門鄭公濟為篆其扁曰雙溪庵蓋因其地名之也余自蜀歸過仲方之家仲方邀余至其庵且徵文為記予考諸禮古無墓祭其殆以既葬必制主而主者神之所依也有主必有廟故祭必於廟而墓者特體魄之所藏也因畧而無文蓋禮以義而制者也後世人子不忍死其親見手澤桑梓之存必悲感而愴慕況體魄之所在其有過而不哀思乎哀思之至肸蠁潛通之道也於是上墓有祭依墓有廬而庵制之設禮以情而起者也且禮

者天理之節文也事合乎理而盡乎情此儒先君子所以弗之禁也歟惟仲方居今而志古處富而好禮其從子宗儒宗欽又皆恂恂雅飭克相其志故能急人之所不急尤世俗之所罕遇者也雖然仲方之志尚矣美矣尚賴賢子孫相與共守其傳可也夫欲使其遺緒勿墜而昭示於無窮者又非文不足以信此仲方所以為請而予特為書之使登斯庵者知其作興之意若夫雙溪之回合八寶諸山之擁奇獻秀於左右者覽者當自得

之故不復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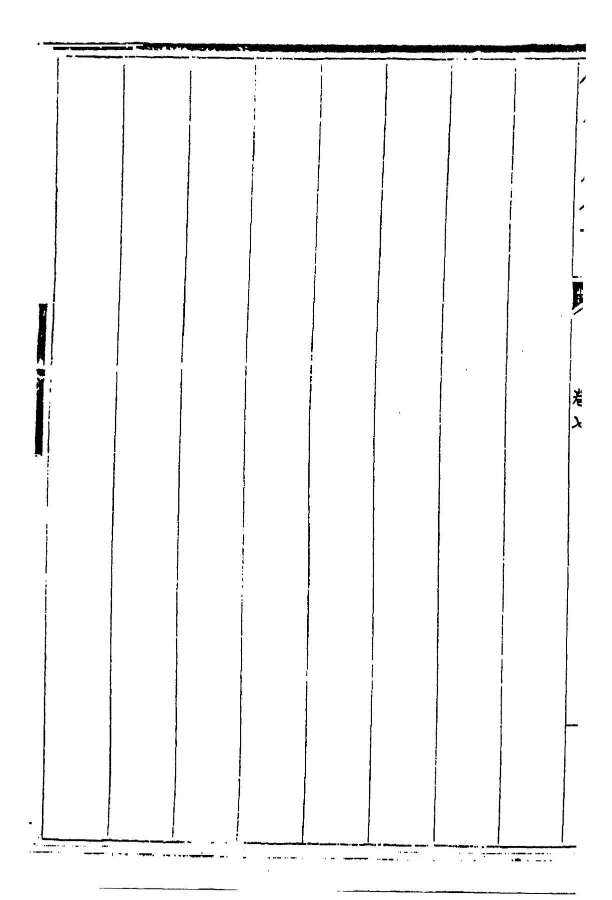
善寶堂記

凡有血氣者皆有嗜欲而嗜欲之深者其惟人乎人有嗜欲而志向不審於善惡之機其禍福所由分也惟仁人君子能超乎庸俗之表故所志自與庸俗異孰知庸俗之所志乃仁人君子所深悼者也試嘗語於人曰珠玉錦繡無用於世者也唯道德仁義古今之共寶日用之不可缺者彼必呀然詆笑以為愚憃是豈真愚憃者哉其所

志不同也昔石季倫富擬封君窮奢極侈以恣其欲及身辱家僨始悟為財所累龎德公恬於勢位躬畊壠畝獨能遺子孫以安二者之志向其禍福為何如哉剡溪之上有傅氏傅氏之秀有叔友與其從子士明士儀士信皆和易謹飭入以孝悌修于家出以行義聞于鄉盖一鄉之善士也一日相與言曰天道無親以善為親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是則善者固人之大寶也况人禀二氣以生即賦之以健順五常之性固無不善者也

及乎情欲熾而天理微於是向之所云者如牛山之木戕伐於牛羊斧斤者非一端而所存無幾矣每見世人如浮漚起滅者何限皆由不知以善為寶而敗厥良彝也且吾家自顯考剡溪府君治業畆畞不務外慕有龐公之德孜孜為善不奇貨利無季倫之僭政傳所謂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者乎今以其遺我後人者可考而不誣故吾等得以安享之也今吾等茍能繼承先志則異日子孫又豈不吾若哉是則善寶者得非吾家

相傳之心法歟遂謀以善寶名其堂且來徴文為記予既嘆夫人之嗜欲為禍福之機顧其志向何如耳令叔友子姪為能審於此惟先志是承吾見其父作子述代續世傳而餘慶之流綿綿曷既予董子有言積善在身如日加長亦其意也敢賛誦闕



一樂既為人所願慕而不可必得者令紀常獨能得之宜其忻忻然見於色諄諄然發於言而堂名所由命也雖然出於天者衆不能皆得而吾能得之是天已厚於我也其出於已者吾可不盡心力以致之哉此又孟子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二樂既得則德成業廣而英睿之才將自遠來求教於我故我之道得以傳之者衆而澤及其遠矣此又孟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嗟乎樂之出於天者不間賢愚貴

賤或有幸而得其出於己者自非大賢亞聖之上安足以盡之哉已既不盡尚何教育之及人哉故予謂得二樂而一樂愈增其榮盡二樂而三樂不謀自至矣今觀紀常誠慤謹厚氣質凝重孜孜於道庶有志於自治之功者其德業之成固將遂顯揚之志而併得所謂全樂矣是豈庸人之所謂可幸而得之者況居教養之職哉若紳也失怙恃於襁褓且惸惸焉無兄弟之可依其不得於天者甚矣然猶勉焉不敢以自棄蓋有求於己也

今因紀常之屬故要夫二樂三樂之說以勸言之嗚呼得于天者既不同而求於已者庶期相與策勵切磨以底于萬一此紳之志也又豈非紀常之志哉

尚志齋記

吾友李子尚氏造予而言曰向者嘗辱予為繹夫製字之義則既知夫自勵矣吾聞君子之成德也必有齋居以為脩養之所今幸闢一室可容俯仰而未有名之以為警者子曷終惠之予遂因其字而要夫孟子之文扁

之為尚志且復為言以畢其説曰甚矣士之不可不尚

闕

而辱淬厲者至矣今將去左右而違離也顧名其游息之齋且求一言書諸紳以終佩之予蠹然憐而嘉之遂為扁曰勿欺復為言曰天下之事善惡皆原於心而發於意意之所之非誠則偽而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妖艷之色都治之容連城之璧照乘之珠小人之所嗜悅者也當其嗜悅之時禮義不足以制其心法律不足以禁其欲金石不足以方其堅者其心之所好者誠也若

夫仁義禮智之根於心忠君親上之發於志者此至善之所止而君子之所嗜悦者也然而往往不能真修而篤好之者以其好之之心不誠也苟能以其好善之心而易其好色好貨之志則無伏匿閉藏之患而有暗室不欺之功矣心既不欺於是以之事君則有蹇諤匪躬之節而無阿媚茍容之態矣以之事親則有服勞奉養之忱而無倨傲違戾之失矣以之臨民則有惻隱愷悌之實而無刻暴厲忍之過矣今夫三尺之法兒童走卒

之所曉也而蹈之不絶者以其欺於心也五者之達道愚夫愚婦之所知然而卒不能行之者亦以欺於心也嗚呼天下之人同此心也賢愚之心同此理也然而卒有霄淵之隔則夫君子之成己成物者其可少欺其心乎昔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抑且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司馬温公平生致君澤民之功皆本於誠實不欺而已今顯也行將推其所學以用於時去其小人嗜悦之誠而力夫君子好善之誠如武公之不愧屋漏可也

如温公之本於誠實可也若是則無負於予言矣雖然豈特不負於予哉將見因予言而成顯之德者自勿欺始矣

存齋記

穹壤之間顱圓趾方飢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者莫非人也然有能贊天地之化育彌綸天下之大務者有智不足以周于一身德不足以成夫一善而自夷於萬物者非其命于天者不侔顧其心之所存何如耳伊尹之

心存於致君澤民周公存於興禮樂開太平之基孔子道不行于時而後存于垂訓顏子身居困約而存於為邦孟子閔時之衰而存於行王道彼三聖二賢者其功著于當時其德垂于後世所謂君子存之也戰國以來管商之存於事功申韓之存於刑名蘇張之存於縱橫鬼谷子之存於捭闔楊朱之存於為我墨子之存於兼愛老子之存於虚無佛氏之存於寂滅雖其所存之不同然其悖理而為弊也甚矣且均為存也存其大者遠

者為聖為賢存其小者偏者為異端之道則夫君子固不可以不存而存之又不可以不審也四川僉憲毘陵王公博學而有文廉敏而多識嘗名其齋曰存齋人於以知公之處心為有素矣夫事幾經於前憒然不知其所措義利紛乎內茫然不知其所從者皆由其心素無所存而役于外物也今公居重位僉憲事國家之耳目寄焉生民之休戚係焉而能歉然於所存予意夫公雞鳴而起未與物接所存於心者公忠以奉乎上仁恕以

接乎下及平旦而行無非向之所存存之既正行之益精如庖丁之於牛宜僚之於丸盧扁之於醫逄蒙之於射不待謀猷忖度而心領神會矣其視異端之說如高下黑白之懸隔尚何足介其中哉公嘗屬筆於予故要諸聖賢之道質於公公苟謂然則蜀民之被其澤者益博矣因請書之以為記

忠孝堂記

予讀唐史見柳公綽家子孫昌盛至十餘葉不衰未嘗

不嘆天之獨厚之也及考其由乃其家法嚴毅所以防範其子弟者甚至在家則孝於親出仕則忠於君忠孝兩盡百行皆全於是父以是令其子子以是教其孫代續世傳耳濡目染莫非此道始知天之所以厚之者非私也其視房杜輩門戶為何如哉嗚呼柳氏已矣吾不得而見之矣以予所觀播之宣慰庸齋楊公殆有過而無不及者焉楊氏自唐太師端受僖宗命來為防禦使立功著效夷民畏服因世保此土逮公凡十有九世矣

自唐迄今五百餘年雖世代屢革而楊氏推忠効績灼灼可紀入國朝率先奉版畾來歸歲時獻貢方物尤盡忠順之禮皇上嘉之凡所以褒崇而賚予之者尤厚人知楊氏之澤有引而弗替不知其所以致之者有自也予自曩歲獲登其忠孝之堂因仰而嘆曰夫物必有以培之則其發也益茂必有導之則其流也益衍此理之自然非有待於燭照龜卜而後見也今觀公上承朝命下綏部民而享有福祉者以有忠孝為之本源而其父

祖若孫培之導之者繼繼繩繩而不絶也此予所謂揆之柳氏有過而無不及者夫豈媿辭也哉雖然韓子有言莫為之前雖美而弗彰莫為之後雖盛而弗傳吾願楊氏之子子孫孫凡升是堂者皆以公之心為心則其福澤之來庸有極乎

觀瀾亭記

君子之為學所貴乎知要而尤在乎體驗盖不知要則無以得其道之本原不體驗則無以有諸己是以天地

萬物森列于上下分而言之固皆為吾身之對合而言之雖動植流峙之微莫非吾心分內之事今夫亭毒之間物之最著者莫如五行而五行之中為聖賢所亟稱者尤在於水故孔子論道之源則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孟子論道之有本則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說者謂瀾為湍急之處蓋惟流動不息者有之至於涔蹄之間杯杓之內沼沚淵澤之中則無之矣惟其來之有源行之不止而瀾見焉故善觀水者必於此而知其有本

者也夫衆人徒見鳶之飛魚之躍山川之融結草木之榮悴以至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不知道之所以然者皆原於天而備於我須臾不可離者也惟能知其出之有本則凡所以反諸身者無不誠矣至哉孟子之論得其旨者可以知學之要驗諸體者可以資其成德非善學者其孰能之四川僉憲眂陵王公某名其燕休之亭曰觀瀾它日儆言於予以為記惟公沈酣於六經厭飫於百氏其論説章句也

如獨繭運絲綿綿乎有其緒其辨析義理也毫分縷析不遺以錙銖其學可謂有本矣今復以此寓其志者豈直為游觀娛玩之具哉盖觸之於目則必以體驗之庶真知萬物之備於我者皆有其本而舉不外於吾也其視生民之休戚刑政之治否宜若有不得辭其責者矣豈直為游觀娛玩之具哉予故樂推其志之所存以為記

用拙齋記

四川僉憲鳳翔張公子麒扁其退食之齋曰用拙或者疑之曰夫叅憲綱典刑獄下以振一道之風紀上以寄國家之耳目其任莫重焉居其職者是宜牢籠事物聰察毫眇捭闔智謀縱横慧巧庶幾政得其序而刑得其平苟徒拙之是用吾見其枉者失乎理而訟者隱其情焉公聞之掀髯而起囅然而笑曰咄咄子來前子徒欲吾騁其私智而不知大道之本於自然也子徒欲吾行其小巧而不知夫拙者之全其天也往者洪荒之世風

氣渾厖人無機巧恪守典常是以無飲食也則茹毛而飲血無宫室也則穴居而巢處無罍爵也則汙尊而抔飲無音樂也則蕢桴而土鼓其為拙孰大焉後世淳風稍變制作日興為之甘脆鮮美以致其養為之雕題刻桷以華其宅為之籩豆簠簋以極其奉為之五音六律以成其樂於是向之所謂拙者漸變而為巧矣曁乎近世去古彌遠澆漓益作奸偽紛紜是非交錯有不可枚舉者是故俳儷纖浮抽黄衒白擷藻摛葩於道無益者

此文之變乎巧也出入四寸曲學旁門博采雜出於道

無聞者此學之變乎巧也與時俯仰闕

以介意而奉之如舉百斛惟能如此於是近之可以治已遠之可以治人大之可以用於天下國家小之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心法之相傳亦不過乎此況士君子之慕聖希賢而致用於世者乎四川憲使李公文敏署其宴處之軒曰敬間来徵余文以記之夫敬固未易言也自孔孟以来至宋諸大儒論之

者備矣余無容贅辭矣姑以公之日用所接者言之坐乎訟庭之上而辨彼此之曲直一見之明寃者得以伸枉者得以理一念之失則善者被其害而惡者肆其奸於是時也公之心肅乎若上帝之是臨昭乎若神明之是監戚乎若恫瘝之在體惕乎若已不得辭其責者則其為敬也大而斯民被其澤者衆矣茍以官業之成為已足民心之休戚非所慮察情或慢於兩造之備聽獄或忽於五過之疵似此則曠厥職矣今公以聰敏之才

濟誠篤之志由太學生而爲名御史由御史而陞兹職歷任三載政績灼灼兹復存心於敬可謂得爲政之要矣予聞舜之戒理官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穆王之制吕刑亦曰敬之哉是聽訟決獄尤當以敬爲主也而公能致意於此余故樂爲之記既以勉其志之成且以爲蜀民賀

滇南慟哭記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

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禄西川屢請於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參見岷府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土人士友並以情事為告聞者閔之競為咨訪二十五日有僰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佑聖宫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爾瑪參政喻金閭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

屬之理爲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孽主逋逃朔漠者遣侍郎托克托自西蕃來通耗索援且刼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絶於我朝廼匿先公於民間托克托聞之誚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托克托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

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来使不從則

遣之彼何罪焉況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而

托克托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

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

為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㸐人以此日為節日故久

不忘也諱日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涙達爾瑪既陳奠

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即日舁至地藏寺北漏澤園

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

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金剛保以合其説盖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閭市人競来致問中有蘇努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盖其兄慶時為元帥故達爾瑪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略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復引至歴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来自云年百歳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恟懼

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
来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
無能知夫葬所者因姑設次為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
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於雲南府城隍里
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
音寺前諱所盡哀題主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昧爽行
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紞祭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
於臨安儒士賈寬寬達爾瑪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

因言曾有詩見寄可考曁紳至張公即命迎寬三月十
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爾瑪已使葬於地
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丘壠
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薦臻屋廬相
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于報國
寺後因托克托至遂移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
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爾瑪録本藏于
家後併原槀不知何在寬年髙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

又沅士鎦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為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于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墓所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即来告且為書招鉉十一日鉉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絶句遂導至兀兒朶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塜千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處而羣塜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

處仰天大慟次日於壆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為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迴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葬先隴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尚何面目見先公於九原者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繼志齋集卷七

繼志齋集卷八

明　王紳　撰

記

寒谷小隱記

義烏縣南五十里有山曰大寒原谷深邃岩壑峻絶田疇衍沃而草木蓊蓊其地遠城市其俗敦信義故士之厭喧囂而嗜幽寂者莫不樂處之邑人進德陳先生自元末之亂避地來居結屋數楹間扁其顔曰寒谷小隱

於是居其間角巾杖藜日徊徉於山巔水湄或仝父老酌春酒話桑麻或挾冊攜琴坐泉石間至暮始返處而樂之若將終身焉逮乎大明啓運詔求遺逸有司以先生應命先生遂幡然而起至則授以錢塘儒學教諭錢塘古東南都會居民富庶習俗工巧先生至一以仁義道德躬修實踐之學以為教未十年子弟之承學用世者往往為時名公卿其居錢塘初無赫赫之譽而清名隱然動於搢紳間凡朝廷往来之使四方碩彥之士至

者莫不願見先生先生處己愈謙待人愈厚雖居繁縟之邦而心往往在於窮山谿林也每謂人曰吾之居所謂寒谷者果遠邪近邪吾不得而知也以為果遠邪則林姿谷態之蒼茫冬夏朝暮之異狀未嘗不往來於心也以為果近邪則山川數百里之遼邈職事官守之羈縻而足跡未嘗得數數到也於是命工繪為圖名公鉅卿又為詩文以紀之先生復徵言于紳紳之先世居鳳林去寒谷不數里始祖節度府君愛其山水之秀自會

稽來遷迄今三四百年族日以大重珪疊組代不乏人世號鳳林王氏今先生蘊才積德未及大施而年已老安知異日不遺澤委祉而儷美於吾王氏乎抑聞寒者冬之令也萬物遇其時則必損伏屈抑以自存今先生隱處寒谷而出居冷官適符先生之心迹矣紳固守寒賤處荒涼而遠炎熱者有素今一旦泝濤江泛湘漢上瞿峡抵巴蜀計其道途不啻萬里迴想故山故水豈能忘情是先生今日之為心固紳之所為心也其能已於

言乎文以記之其亦發予心之感慨爾

三教堂記

道士某君某通儒而旁習乎佛氏之法於所居闢堂三楹間乃肖孔子釋迦老子之像合而祠之因名曰三教堂爰使来取記予惟三教之道若岐逕之異趨氷炭之不相入蓋不可同日而語者也是故儒者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本而佛氏則以守空寂滅明心見性為事道家則以清静無為鍊形長生為主要其

歸清靜無為則當株守塊處莫能事事明心見性則當死灰其心朽木其身嗚呼使天下之人皆習二者之學則穀粟布帛無所出而五倫五常亦幾泯矣必若吾儒之道行之萬世而無弊用之須臾不可離者為可尚也故世之知本者是宜以孔子家祠而户祭之今乃慢不加省幸賴前代遺制尚存而郡縣之設未墜然而佛老之宫則乃遍布鄉閭星羅棊列不可悉數其故何哉夫孔子之道明白坦易正大光輝非有竒譎詭偽以衒人

而佛老者伸舌啓口則惟以虛無眇昧之言禍福灾異之故以傚世此世之所以忽常而好怪慢遠而趨近亦其勢也雖然吾孔子之道譬猶日星之在天山川之在地不以人之好惡世之崇尚爲增榮又豈以淫詞瀆禮爲合義哉此吾儒所以縱而不暇論累世由之而不察也今君既爲老子之學而旁求佛氏之旨又能習知儒道尊慕而合祠之嗟乎世之爲三教之學者入乎此者出乎彼若秦肥之視越瘠固未有相得者也惟君乃兼

通而並嚮之故是祠之建雖未必允合古誼要知其繫人心崇教本所厲於風俗者為不淺也其視夫泥於一端局於一器者不其多乎予故樂書以為記

尚友齋記

君子之自待也重而自視也高則庸俗不足以厭其意庸俗不足以厭其意必求古之賢哲之士與己志相符者而友之杜子美處流離困厄之中而自比稷契胡康侯愛諸葛孔明之為人蘇明允為文必取法於孟子子

瞻之心迹効白樂天雖其所就有不齊觀其自待自視者如此其能局於淺近而自狹耶國子助教廬陵鄒君仲熙名其居齋曰尚友鄒君以予辱交也辱徵言以記之予嘗與之縱談千古之故而商畧當今之宜稔其為人矣又安敢以不敏為辭夫鄒君生文獻之邦而負超越之才勵志古學凡古文辭有當意者悉手自抄録口誦心維志忘寢食涵蓄既久發而為文益凌厲瞻足然酷愛南豐曾氏之作觀其音韻步驟間亦似之况其年

甚富而志甚銳則其自待之重自視之高而庸俗不足以厭其意者宜也雖然予切為去古既遠士習益卑固有志者之不屑就至於凌高騖遠不求其實而惟虛名之是慕者又豈非君子之所病哉必有子美康侯明允子瞻之志而後可此又予與鄒君所宜共勉者也且昔鄒君佐教於一邑已友一鄉之善士矣今之居太學是友天下之善士也鄒君尚毋以天下之士為皆不足友也苟以此待天下之士安知天下士不以此為待哉予

又聞古有求千里馬不得購其骨而馬自至者蓋亦示所好於人也鄒君於此盡心焉而後馳思於往古雖欲肩顔孟而友伊周人不以為過矣鄒君以為何如

樂親堂記

人之大倫有五而莫親於親亦莫尊於親也惟其親而尊也所以思致之於安且壽者無所不用其極焉固如金石矣而猶患其有時而消泐壽如喬松矣而猶慮其有時而終窮況於晨夕興居之間寧不思致其養哉夫

甘旨以充其所嗜滫瀡以中其所欲其於口腹之養至矣君子不謂至也輕煖以適其宜晏安以適其體其於四肢之養至矣而君子亦不謂至也夫為養而捨此固不可使務此而心有所不悅志有所不遂雖日奉以三牲吾知其不以為樂而反以為戚矣故孔子曰養則致其樂而孟軻氏亦謂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是則為養之道孰有加於樂哉廬陵胡原旦氏名其養親之堂曰樂親他日走京師介其友李子學來徵予言以記之予

惟欲樂其親者人子之同情也然而事有不齊則其志有所不遂力足以為養矣而父母之年或不待幸而父母具慶矣或梏於困窮或厄於睽離又幸而無此矣其或反身有不誠制行有不謹尤足以貽其親之憂焉之數者或命於天或由乎我命於天者非力所能為厄於我者可不思致其意哉余聞元旦讀書知義理又喜交賢大夫士今觀其名堂之義可以知其為人矣予也自睟離先公於膝下及弱冠先公執節於蠻荒先母亦感

憂而卒今幸叨忝禄位欲致升斗之養而不可得况望致其樂乎因元旦之請益不自勝故書余與原旦之不齊者以為告使原旦知命于天者不易得而不忘乎喜懼在我者之不可不盡而夙夜常存於警省也

橘軒記

尚論東南之名木冬夏常榮而蒼翠可以悅人心目者惟松柏梗楠豫樟為然然而無實可以充人之食果之可以充人之食者有梨榴棗柿栗李而其花葉應時而發

隨侯而彫不足以聳人之觀瞻求夫二者之兼至其惟
橘乎今夫層枝剡棘緑葉素榮欝然不變於寒暑者吾
知其為橘也青黄雜揉文章爛然於天地嚴肅之時者
吾知其為橘也以言其味則甘而馨以言其功則可充
錫貢而療疾病是以古仙叟隱其間以自樂屈大夫頌之
以自況者良有以哉烏傷丹溪之上有隱君子曰楊君
伯融好古知學有才而篤於行鄉人稱之其事乃考彦
德處士尤盡愛敬之道嘗扁其奉親之軒曰橘軒蓋以

環室所植者皆橘也於是處士甫方以耆年碩德享有天爵之貴子孫宗戚歲時問候稱壽於橘軒者肩相摩而足相踵處士甫童顔鶴髮角巾布服據中坐為之談倫理言仁義斥異端似是之非而參之以當世之務亹亹不能休及退而瞻橘林之蓊蓊味橘實之甘馨未嘗不歎伯融之善娛其親而羡處士甫之德深契於橘也繼而處士甫化去幾二十年伯融追慕之心益切覩橘而傷手澤之尚存入室而慨聲容之如在慮無以慰其

思於是走書京師求為之記予家青巖去丹溪僅一舍向閒居時常杜門不出故弗獲接其面顔今也祿食于外幸盡友天下之賢而鄉邦善士如吾處士甫者乃獨不之識每以為恨况今與伯融聯葭莩之好而復以此為屬寧不喜聞而樂道之哉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伯融尚益思培其根塡其本使其枝益茂而實益繁庶乎遺蔭流芳于後嗣者彌久而彌昌也易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余實有望於楊氏

矣

養齋記

自古名世之士其才器皆養於未用之先而功業成於既用之後譬猶千尋之木必蓄於山林曠莽霜雪雨露之中而後可以任棟梁之用豈若樲棘樲樗之怒長驟發而不中於繩墨哉張良之智養於圯上韓信之勇養於胯下諸葛亮之勲烈養於隆中是數君子者之志慮器識皆培埴深厚故其出而應事也若庖丁之治牛迎

及而解矣烏傷蔣君伯原讀書華川上為人沈毅端慤氣和而貌恭家世業醫至伯原而得丹溪朱先生再傳之妙故其術尤精鄉閭之抱疾無訴者必賴伯原以為安伯原之惠利及人既多其心猶不以為足復扁居室曰養齋其志蓋不安於小成而欲養之以就夫大器者歟他日馳書京師求余記夫世之小丈夫者挾偏曲之術濟滿盈之志幸其偶中一勝以為能旦旦而揣之曰吾術足以行世矣及嬰之以槃錯被之以紛綸未有不

顛倒是非變眩黑白而僨事貽笑者皆素無所養故也今伯原固足以有為而猶存於養吾知其所謂養者非特欲以自養蓋志於養人者歟風寒暑濕之賊人養之刀圭以致和平疾痛痼滯之害體養之砭焫以致康復人之蒙其養者既衆則已之養者益厚養之既厚於是出而醫國則一國之人蒙其養矣此伯原之所以為志而欲上效數君子之善養者歟余家與伯原同里閈自總角相遊戲稍長伯原遂任家學之傳而余貿貿焉罔

知所立未幾亦為虛名所牽西入蜀又以情事未伸南上滇道途奔突神疲形瘁今復以非才名入為國子師夫以衰朽之資又無所養之素一旦幸而居厚秩任重事媿莫甚焉其視伯原之久養於家林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庶幾他時謁告來歸一造養齋之下伯原尚能閑闢下榻焚香瀹茗為余劇談養之之妙而使余亦有所得乎姑書予說以諗之

容齋記

天下之物不患其不聚患乎其聚而不能容江河川澤之水非湖海以納之則必泛濫横流而無所制合勺升斗之累非鐘鼎以受之則必充溢委露而無所安是故覆簣土於平原增一毛於九牛之背非惟人不之覺抑亦不足為其多少矣况夫人之賦形於兩間見乎外者七尺之軀耳存諸中者方寸之心耳七尺之軀固不足以任天下之重然而方寸之心其體宏其量大虛靈微妙則有以周天下之事而無乎不容矣人固有授之以

軒冕而不以為喜予之以萬金而不以為意加之以頓挫屈辱而不以為戚其心休休焉汪汪焉若千頃波者其量為何如哉余從弟仲宗卜居於松門復構小室為退休之所間嘗走書京師求闕

養吾身才德於崇奥宗表既皆涵泳而浹洽於心或時瞑目危坐沈思黙契於千古聞松風泠泠有金聲玉振之遺韻恍然似有得其旨趣者於是攝衣而起登眺以發其精神嘯歌吟咏以暢其情性或仰卧苔石看晴雪

墮松頂或眄浮雲往來岩岫間則其心又悠然于萬化之表日就月將而宗表之學忽不自知其進矣遂扁曰松間讀書處繼而郡大夫聞之選入郡庠為弟子員未幾領鄉貢會試春闈中副榜行將致用於世矣其心猶不釋過予橋門請曰此某幼學之所願先生記之以示不忘其初予聞而嘆曰宗表可謂善於為學者矣昔諸葛武侯嘗謂才須學也而非靜無以成學令宗表惟能由此以致其學則其所得者可知宜乎拳拳于懷而不

釋也故予爲之書

安節軒記

余嘗觀夫草木矣當春夏之沾濡莫不敷榮而競秀及秋冬至而霜雪零也凡姿性之柔脆者皆望候而毁落惟松惟柏乃獨翹立於彫卉之端拔出於衆芳之表蒼姿翠色不可狎豈衆卉之可較哉嗚呼豈特草木人亦猶爾是故人具五常之性平居而樂處也曷有淑慝之別哉及事有不齊或摧挫而頓擗或鰥寡而顛沛處乎

人所不堪而能不詭隨阿縱敗度斁常者其為安守節
操者矣雖然安守節操固君子之常事而世降風漓民
知其理者什不三四苟欲求婦人之知此於三四之中
僅得其一焉若烏傷龔母傅氏其什一者矣傅氏年二
十九而夫亡二子尚在襁褓乃誓死靡他對影寢食挑
燈績紝保持門户鞠育二子者十六年如一日又能教
其長子叔安游邑庠士大夫以是尤多之叔安請名其
奉母之軒於鄉先生養素俞公名之曰安節表之也叔

安又請記於余余謂今天子在上宵衣旰食勵精求治
聖慮所注而風教居首焉若旌善亭之設大誥三編之
頒奬善懲惡者亦至矣惜乎人民之愚莫能仰承聖訓
故能登名載德於二者何不多見也雖然亦有砥節礪
行窮居獨處而名不揚者亦有之矣若龔母之不獲登
名旌善亦有司之闕典歟豈天典民彛之全泯也乎故
書而記之所以備有司之采摉且以表其歳寒之節耳
是則茲軒之名其亦旌善之遺意焉為人婦者苟能慕

効而思齊之則又為比屋可封之權輿者矣

寧壽堂記

斲木以為輪不越時而摧敗制非不完也冶鐵以為耜歷歲而毀折質非不堅也其所以然者以任之勞而處之不得其寧也今夫華嶽之山屹立天表歷千萬世而不見其崩九層之臺穹乎其高撼之以風雨蠧之以蟻封而不憂其圮者以其靜而寧也君子之欲致其親於期頤者可不思有以寧之乎夫安其寢處以寧其外養

其心志以寧其内内外一於寧而壽考可必矣浙江布政司左叅政武昌周侯仲方名其奉母之堂曰寧壽予僚友國子助教四明黄君李端采徵文以記之予謂欲壽其親者貴賤之所同然而致其寧者則有不侔矣愚民之父母所憂其子者飢寒所營者衣食使獲十金之蔵則志盈意得以其器小而易滿也閭右之家則不然所念者富貴所求者兼併偶一缺

先兄仲言像贊

春日其容秋水其目皎皎風姿碧梧翠竹惜其不為丹鳳之鳴朝陽而廼甘効白駒之在空谷也

箴

却羨味箴

昔范文正公至晚必思平日所為事與所奉者直則瞑目鼾睡或有不及必竟夕踧踖不寧其自持之功若此故能成其德業心切慕之而未能効也且慮歲月迅邁

志氣無成而悔尤日益以至故凡於食頃遇兼味務峻
却之此雖非古人之所用心亦庶乎節忍之一端云爾
因箴以自警人身之奉惟適於中侈約得宜何儉何豐
萬錢下筯三韭自給於已無裨於道無益行或不㳺與
物無異取物以奉是食其類宜受其養矯情飾愆棄禮
弗居是曰逆天我心思之彼此交媿志業未就奚補於
世念兹遺體弗養或傷養而失中天必我殃故凡食頃
却其兼味以節吾欲以安吾義且懼志懈厥德不凝庸

述斯箴以為心銘

上蜀府四箴并序

紳叨承國家洪恩厚澤久處輦轂之下仰知殿下天資智睿英敏而好學喜不自勝常欲取古人為學之要萃為一詩以塵經筵之覽而才力淺短有志莫遂今者適以虛名上達屬當遠行自揆葵藿之誠不揣蒭蕘之語著為志學明德處謙崇儉四箴繕寫以進伏惟海容川納而賜覽焉雖然語意不倫庶幾拳拳之情有以見矣臨

楮無任悚息之至

繼志齋集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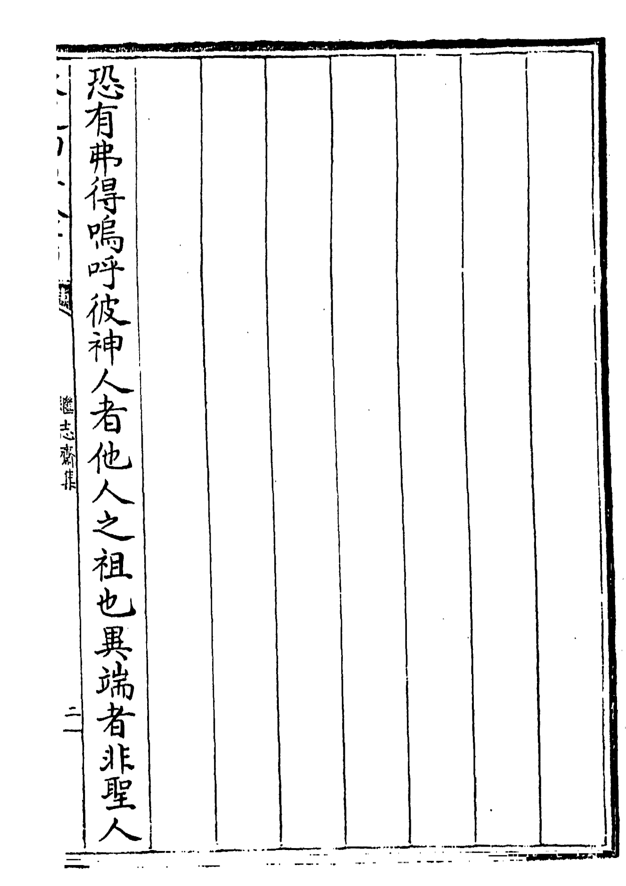
繼志齋集卷九

明　王紳　撰

書

上仲兄請立家廟家法第一書

闕



恐有弗得嗚呼彼神人者他人之祖也異端者非聖人

之道也尚或竭力殫財以慕之况吾祖宗之靈赫奕在上肹蠁潛通乎傳家之法清白正大須史不可離乎切惟吾家三分勢猶鼎足執事雖為宗子所繫而縣右廼祖宗之宅欲立家廟焉宜姑以舊廳三間統為一室中列高曾祖考之主旁親附之時祭則割祖田數畆之入以為費或鳩三家之物以成禮或三家輪任其事起事姑從簡約立法必盡精嚴數年之後人事稍齊乃倣家禮制度重建廟宇以備其儀庶幾上不失尊祖敬宗之心

下無費財捐貲之患欲立家法焉其事甚衆然莫先於別內外以防男女之混伸會揖以分長幼之序授職役以專其任定服食饋送之科以絕覬覦嚴賞罰以規勸情謹出入以備濫施其他庶事難以枚舉者具載於鄭氏家規取而則之詳而且備行之一年立見領提綱舉漸漸中度易世之後安而行之奉為成法苟或因循苟且失令勿圖異日子孫必指而言曰吾祖暨父尚無所為吾輩何若而與此議哉必將流於鄙陋而不恥矣流

而不返其不至於敗常而斁倫者幾希由是言之誠爲家之急務而庸人迺指爲迂緩是豈知本之論歟雖然以執事之明敏通濟博古通今固何待於愚言哉誠區區之情慕望激切猶欲以一燈之微補日月之不屬涓滴之流增湖海之廣雖不知量萬一采納以成其事庶幾爲一家之令典且儷美於鄭氏焉

第二書

紳向者不自揣度輒獻瞽言論立家廟與修家法幸執

事不見鄙愚頗加聽納然而未即行之者必有其故也意者未得其時歟抑從事禮文之設未得其人歟不然何執事承累葉之儒風居宗子之重任聰明敏幹財裕力豐且夙有志於此顧何憚而不為哉延頸企望今已浹旬是用不俟報復不避譴呵再伸前說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維我王氏爰自五季逮宋及元幾五百年而清白之傳未盡隳者良由繼紹先猷迓續遺祉者代有其人耳今吾輩兄弟幸承奕世載德之後遇太平

康靖之世苟不思努力矯俗以自効則又何以致五世之澤乎設謂未得其時焉借如欲闢一室廬作一筵宴工極土木味臻水陸不辭勞險如期而集者欲為之志堅也何乃於此二事而趦趄顧望乎設謂未得其人焉則四哥七弟九弟十弟一姪輩類皆聰敏可與為善者也俾之執役從事顧何施而不可若夫禮文制度固必待儒者而議之若義門鄭氏始有柳文肅公之經畫繼有吳淵潁之條理至宋承旨公而禮文大備嗚呼三公

者九京不可復作矣若紳之母舅養素公外兄俞子嚴私淑於三公而與聞其道者其父子文足以華物智足以謀事且為吾王氏之世親若訪而問之從而行之必將粲然可觀井然有條矣嗟乎時得可行之時人得可仗之人然而猶且不行者是自棄也異日萬一事有不齊時有蹉跌雖欲行之悔無及矣與言及此不覺覼縷惟察其情而量其事不比好風鳥音之過耳則幸焉臨楮拳拳拱俟回命

第三書

紳禀性僻陋自幼見世俗陵夷輙慨不自勝數年以來士大夫家往往傚之未嘗不為之太息而流涕雖嘗矯俗以自勵柰夫身單力弱人賤言微莫能聳動世聽每欲哀告於執事以執事屢膺多難將發言而囁嚅者數四矣今幸執事既襄大事是可進言之秋也故不避呵怒進獻管見瞽言請立家廟修家法俯伏俟命尋辱書報家廟已允所請莊誦未周心醉神融直不知手足之

舞蹈然豈特樂於紳哉將見高曾祖考樂亭焄蒿誠意於上子孫雲仍樂習威儀禮文於下旁而鄉人覩之亦必起歆豔之情而思儷美矣苟非執事為頹瀾之砥柱宗族之棟梁曷能成此事哉其視夫崇虛無徼冥福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又云家法次第行之尤愜畢意且此事非有徵期計會之急而拘拘也又不可以庸常緩務而忽之也求其大者今日行一事明日立一法日就月將漸見條理每見俗人輩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惟識見

高逺者自不為之慼令以執事之才之美應物酬世事上接下動中肯綮况此二事已有成法固何待於愚言哉特以其所繫不小故不得不喋喋以告惟加明察

與傅士儀書

僕甞觀陂澤之水矣欲其渟滀涵滙必藉隄岸以為防欲隄岸之固密又在人力之勤否盖水無隄岸則散潰而朝滿夕除隄岸非人力則浪蝕蟻穴而頽圯是故為家之道猶陂澤焉人情水也禮法隄岸也而行之者亦

人力也苟不修禮法而望人情之齊一家事之不廢其鮮矣僕雖稚愚每見世人若浮漚之起滅者何可勝道求夫以禮法維持久而不墜者於浙右數十郡之廣宋元數百年之久僅見浦陽鄭氏焉僕嘗累造其門矣詢

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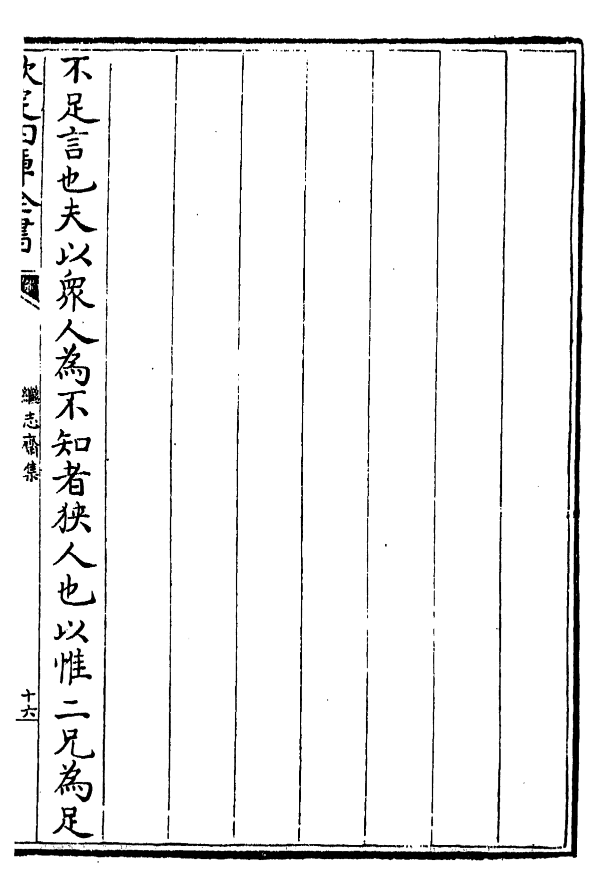
上陳長史書

長史内翰先生尊執事傳曰人生於三事之如一謂君也父也師也三者固人之所資以養以生以教而成材也自夫堯舜之為君懼逸居而無教即命契為司徒以

掌其職而所教固不越乎此也三代以来尤謹其事至漢歷唐其道稍弛昌黎韓退之憤之謂師道不立則斯道不明因抗顔特立著文以振其獘孟子以下尤傑然者也宋之時胡翼之講道泰山後出教湖州繼居太學天下之士翕然從之其教皆有成法别爲科條隨才授業故受其學大小成器人之見者不問可知爲胡公子弟也嗚呼去古愈遠人心愈漓既無卓立豪傑之士如向之數君子者作而興之故人之視其君父爲養生之

所自且法令在前不敢以不敬若夫師者僅取受句讀習揖讓而已越歲月更仕宦即相視如途人耳孰知斯道之所自而肯顓門終業哉此世之道不明而人不古良由此也非賴數君子之遺風餘法具在方册則斯民不至於左衽者幾希當今聖皇御極文運新開大復古道建官設職而尤謹於教事堯舜之志殆不過是則夫居司徒之職而承數君子之道者又豈無其人乎何紳未之識也伏惟執事以高經宿學碩德郃行際遇上知

故能久居胄監門生學子被其化者肩摩踵武以用于世况今蜀王殿下以聰明神智賢哲文武肇國西土妙選翊輔而首徵執事則執事之於數君子者夫何足媿而天下之士又豈不以數君子之道仰望於執事乎此紳之延頸企慕欲執洒掃之役於門下而無由也紳生也晚禀性愚庸於人無能為役然以先君子嘗以文名于海内其書未及大傳於世竟執節於闕



不足言也夫以衆人為不知者狭人也以惟二凡為足

告者偏比也二者之罪僕固無以逃於人人矣弟未知二兄以為何如耳苟以為然則請因其心而求其道因其道而行其心無使公孫丑萬章籍湜之輩專美於前也二兄其勉之

寄俞子嚴外兄書

紳自幼與吾兄相處者三十年其於姻聯之密情契之深道義之篤不知古人寧復有此也故平居越旬月不見則中心缺然今忽相去萬餘里而會晤無期囘想向

時恍若夢寐悠悠眷戀此心當何如哉因念自少雖負繼述之志然質性庸愚弗克自立每藉吾兄夾持磨琢之功竟獲廁身逢掖之流謬膺師表之任而為士友所推許者吾兄之力居多也感恩抱念愈不自勝雖然衆之待我者厚此予之所為媿而懼者深何則夫自至此獲親二三君子若長沙陳公之該博敦厚天台方公之卓立英傑皆世之選也紳嘗介其間若邱垤之視太山駑駘之望騏驥未嘗不內愧而疚疚而悸悸而股慄震

戰而繼之以流汗也故自邇來痛加刻厲思欲齊之以期底于古人之域未知一簣之功何所止也蜀士胡伯尚志篤而見明紳之所敬也近從方公於山南回相親既久所得益富愈覺可畏茲共其鞭辟此往則彼來殆無虛日嘗相與誦工部之詩有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之句若有所契因瞠目相視以為孰謂古今人之不侔也若夫文章固君子之餘事然亦不敢不勉且自發吳越歷荆楚而抵巴蜀道途萬里所見作者落落可

數豈敢不自重哉吾兄處鄉里而富交游心怡神舒正可致力非若紳之戚戚懷思於桑梓也今既不獲遂夫刮目之見又不獲知近似之詳故間者兩發書問卒未得一字之報私心眷眷豈能釋然于懷邪諒吾兄見念之深必不減是也臨書惘惘言與路長非筆札可究

奉四哥書

滕先生來得一姪書知自堂上伯母以下闔宅大小均安門户平靜深慰遠念小弟自上年九月抵成都十二

月往雲南訪問靈寓歲月深久陵谷變遷號天俯地載
神主以歸至今年四月抵成都近日惟守分供職如常
皆托尊長之庇但以隻身萬里回想諸兄弟姪各天一
方不能時時會叙骨肉之歡為念耳伏惟尊兄曁諸弟
姪在家上得奉慈親於堂下得接兄弟於室此天下之
至樂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必得者也今人往往不知
此視為常事悖父母而私妻子者有之仇兄弟而善他
人者有之豈知父母恩深一逝則不可復見骨肉義重

一虧則不可復完只如小弟自幼以先公捐棄萬里之故疚心疾首二十三年匍匐萬里卒無所得徒抱終天之恨乃此人人之所共憐者今尊兄曁諸弟姪不經此苦而得至樂為其計者是宜引其喜懼之年惇其友悌之行使孝道益彰親愛愈著一門大小畧無閒言在外應接世事尤要謹法度積隂隲此乃王氏之福也苟為不然雖積金如山業連阡陌不過如棲塵如浮雲耳何足貴也且尊兄曁諸弟姪一一聰明曉道理又豈待於

鄙言哉但以萬里懷思意與路長故不覺多言耳九弟作古悲痛可言吾宗本無人而又使之夭死奈何奈何不知葬在何處家事若何更望始終其德使亡者無憾為好

答鄒公瑾書

安仲良來得書開誦之餘藹乎情好之篤見乎辭翰間顧僕孤陋無似人所共誚者誠何足當使人愧感過量然僕為學不博義理不明言行才出於中悔尤隨至於

前者即有之至於違戾闕

振天下之聾盲情激于中不覺縷縷執事以為然耶俯而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為非耶訶叱而麾斥之不為過也令既不遂其請顧乃賜荅以千數百言若有所論辨者尤見執事之徳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固守其謙撝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懲楊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為無益於世遂欲躬顔子黄憲之行俾默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是猶懲

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之溺水而却游也不其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耶亦將用其有餘以補其不足爾觀乎堯舜禹皐陶益之典謨高宗湯武成康伊傅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以删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繩其大要皆所以成己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為是尤不可也且

所謂成己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尤不忘於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苟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絕千數百載文獻昭昭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為書其後若二程子二張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為事其餘紛然作者不

暇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䚡䚡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仁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也且執事之所以脩于已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政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尚何暇恬居安處而俯與紳論辯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毋忽

與王景彰先生書

自昔立言君子所貴於衆人者以其能發潛德於已湮揚至行於無窮也世之達官顯宦言出而風從令行而響應者可施於一時而不能傳於來世惟文章被之金石可以示於後書之簡冊可以行於遠此其所以不同也昔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得夫子而名益顯漢之王侯將相或以功業自致或以節行自守得司馬遷班固而事尤彰若此者甚衆故有志之士不施於事業必見於文章文章雖因道之不行而作然欲行道固非文章不

傳也伏惟執事展其所藴見於事業退又斂其所得發為文章可謂兩臻其妙矣而紳也幼失怙恃長不知方但以家世簪纓先人遺業不可以不繼故自齠齔即嘗命意措辭習為古學因循潦倒訖無所成且不幸先人執節于茲音耗杳絶痛心疾首二十餘年及今竊禄西川請命蜀府以来訪求遺殖奈夫事殊時異陵谷變遷伏地號天五内分裂退求不朽之計於立言君子鶗庵政使憫其愚懇嘗副所求留數日士友多以執事詩文

見示方得稔覩所製譬猶殷彝周卣列於大廷之上文
理漫没而古意獨存信為儒林之宗工作者之冠冕也
歆羡歆羡於是切欲以先志為托然而程期有限道路
偏遥莫遂所志繼而思之古人固有曠百世而心相期
越萬里而道相契者令執事與紳雖無一日之好而有
鄰郡斯文之義况先人生為名臣負海内之重譽終為
烈士存剛方之大節以公論槩之固國史所當大書屢
書以示来世者也且執事有立言之志又以發潛德揚

至行為已任者乎𤰞紳所以敢以先人之事干瀆於左右也先人之志行見於諸公之述作者為多今不能枚舉姑錄一二於别楮以備採摭五雲韓公之前亦有所請但慼愴之餘情思不佳不能别書亦以意不殊此也不宣

與友人書

僕自成都接見以来即以情事未申為請幸執事上奉賢王之旨下以斯文之故惻然見憫衷情懇欵恩禮有

加及來普安繼之以館穀之豐復假之以推引之重顧

僕愚陋誠何敢當然僕亦切思所以報之者而未得其

說伏聞君子愛人以道故有責善之義規戒之言今僕

亦欲效古人而陳之第未知執事以為何如也僕切見

執事遠回人情懽洽故多置罇俎以相慰勞而執事天

性諒直凡飲必盡其情數日以來宿酲未解又啓新筵

薰陶醞藉無復已時致使食氣不勝而所存者不過糟

粕麴蘖之餘耳况復益之以它感所以成夫前日之疾

僕愚以為若不痛加懲戒其害恐不止於此也且聞古人製酒之意殆不若斯書曰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孔子曰唯酒無量不及亂故為一飲百拜之禮使其終日飲酒而不得醉也今之為禮則不然以泛滿痛飲為能事以沉酣吐哺為忘情否則訕其矯揉矣怒其虛詐矣由是即席則思以深醉為度豈知一醉之後精神潰耗邪僻乘之言不成章行不成步展轉床枕呻吟達旦有數日而不解者有成終身之痼疾者且人稟天地之中

以生至貴至重上為父母之遺體下為妻子之仰賴況有身膺國家之爵位寄生民之休戚者其可捨仰事俯育之責而快口腹之欲哉或謂人享富貴無所用心姑假酒以為樂耳是大不然夫天下之可樂者豈特酒哉司馬君實以園池花竹為樂歐陽永叔以終日在書案為樂范仲淹以後天下之樂為樂其樂雖不同然未嘗及乎酒也若夫劉阮嵇山之徒乃放逸縱蕩之士其耽乎此不足道也僕嘗記元某宗嗜飲其臣有指酒槽而

諫者曰此器本之所為被酒所蝕尚致朽腐况人腸胃至柔豈有不受其害者甚宗遂引滿痛飲而覆皿終身不復御未嘗不歎其勇於為戒令執事精通古今旁及脉藥知事物之本然識榮衛之相感又豈待於予言哉然察執事之意但不欲咈人情故曲順之耳豈知吾身受患於彼無干詩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歎伏望執事暫節數日以試驗之若不飲而勝前則請終絶之可也若不飲而猶然則復飲之尚未晩也子夏有云信而後諫

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而韓子諫張僕射擊毬書亦以為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人心也令僕之言未信於人而辭不足以感人心也明矣第以見愛之深故復喋喋如此惟加恕納不宣

辭蜀府書

臣本東吳之鄙人志趣庸凡少失問學及長粗知方向以薦臻家難傫然無成然念家世業儒至先臣而益以文學庸顯逮乎太祖皇帝龍飛於是擢官侍從秉筆中

朝修史則任總裁為使則執節以卒但以志節未昭疚心疾首思所以顯揚而昭雪之此臣之初志也碌碌浮沈竟無所就幸遇殿下分封西蜀鑒觀往事治化一以忠孝為先爰念先臣思卹其後是以萬里致聘起臣于家自臣委質以來殿下賜之燕間以優其禮賜之訓誨以發其愚賜之屋廬以處其身賜之奬諭以誘其志憫臣之羇寒也賜之室家以安之憐臣之孱弱也賜之臧獲以事之矜臣之繿縷也賜之衣服以華之痛臣情事

之末申也賜餽贐給傳乘以資助之其他仁恩厚德之施於臣者華嶽不足以喻其高溟瀚不足以方其深而臣之無似居之六載曾不能效犬馬之誠以圖消埃之報夫古人固有一飯之恩不敢忘况今生臣者父母而成臣者殿下乎雖然臣雖至愚心匪木石非敢忘也盖有待也臣惟國家之用人如工師之用材大者大用之小者小用之故世無棄材也臣幸年齒未暮故每思培埴尺寸以就有司之規矩縱不能為棟為梁以任重豈

直不足以備一椽一桷一欅一臬哉此臣螻蟻之誠夫何虛聞過情而或者不察其實遽以名聞于朝特廑使旨遠臨拔臣于冗職聞命之日心神戰悸手足失措蓋以進則荷殿下之洪恩而其材未足以當任用退則受慢命之責而違先聖之格言於是不得已昧罪闕

則易使也捨是則非聖人之道别為一端而違道害義矣是正學者不可以不崇也若夫賢才者為治之利器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為治大事而可不用賢

才乎且草木不擇地而生賢才不擇處而有所患有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當其才也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翕受敷施無乎不適於用唐太宗有言用一君子而君子皆至使君子得揚于王庭則讒諂面諛之人退妨賢病國者必遠去矣何則盖二者不同途而進退消長固治體之所繫是賢才者不可以不用也又惟君之所養者民也民之所戴者君也君之於民以分言之則懸隔乎天地以情言之則同乎一體是故恫

瘝疾苦君之所宜恤顛連無告君之所宜知民情周知
物無遺遁恵有所不施施則必及於民令有所不行行
則必及於下於以絶壅蔽之私于以杜回邪之口如是
則雖居九重之中而民之休戚舉在於君心矣是下情
不可以不通也若夫天子諸侯等威已定分茅胙土必
在親賢之屏之翰情深骨肉以天子而望諸侯亦猶諸
侯之望卿大夫也故藩方之職必本於忠傳曰所惡於
下毋以事上是也又況宗廟社稷受於先君傳於後嗣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孝之至也傳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夫忠孝之行著于躬而其效可以洽于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又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是忠孝尤不可以不致也雖然是六者固為治之要也而殿下皆已身親踐之矣何以言之臣仰見殿下敬恭而仁愛誠恪而寛洪蒞下必本於至情施恩每及於枯朽此心術之所為正也臣又見殿下敬老尊賢崇文而尚道介胄之士並習詩書閽宦之臣俾皆就學疾峭刻之吏

喜長厚之風見人之惡務為隱忍聞人之善不啻已有
此風俗之所為厚也臣又見殿下潛心六經究明義理
見一厚德萃集為編聞一善言手抄成帙遺書古典摸
賜遠臣奬諭雲章下頒儒素此正學之所為崇也臣又
見殿下優待士類必盡其情凡有一才一藝即引見以
扣其蘊不以微賤而見疏不以有嫌而不録忘人之過
記人之功此賢才之所為用也臣又見殿下遵奉朝命
常若不及愛君憂國形於宵旰禮法之所囿者跬步不

行心慮之所及者竭力不憚至於問安候寢之使絡繹於道祈天祝壽之禱靡間晨昏此忠孝之所為致也夫殿下有如是之德而臣復以是為言者蓋以治體之要不外乎是茍不出此而别求譎誕之言諛悅於殿下是秦儀縱横之説非臣之所學以殿下之忠孝英明亦所不屑受者也故臣仍願殿下於此復加之意焉臣聞益之戒禹曰滿招損謙受益孔子之言曰堯舜其猶病諸豈不以居安而慮危者人心之所難論政而謂吾治已

足者聖人之所不處臣今遠離闕庭既無以寓其徘徊顧戀之心然非堯舜之道又不敢以陳于殿下故輒誦所聞如左伏望采其葵藿之誠宥其疎謬之失俯賜覽擇此臣不勝之至願臣臨楮無任感恩戀德之至

上吏部書

僕自蒙超擢以来日夜思惟所以補報之道以為言之於朝苟萬機繁劇有不及裁擇則幾於無言姑欲以天下之務論列于大臣使大臣得行之則亦國家之利也

夫何大臣之居於顯要者類皆尊嚴高大又與之素無一日之雅夫尊嚴高大則不能盡下情素無一日之雅則下情不敢盡如是則高者愈高而卑者愈卑而欲望政治之光其亦難矣然求其謙抑下士親賢樂善乃心王家而不以富貴自居者天下之士固有望於執事也執事於先朝始以直言讜論對策于大廷繼以衆嘉忠厚揚翹於法從時中外之士尚以文學行義稱之迄今皇上嗣位陞之銓曹而屬之以進賢退不肖之任人皆

知執事受朝廷眷注之隆以為斯文幸紳獨以為執事方負天下之重望而治否安危固有係於執事去取之是非也是執事欲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切惟皇上淵默端拱禮貌廷臣者亦已至矣而廷臣之列吏部為尤重豈不以向之所謂進賢退不肖者乃其責歟紳亦嘗見當今之用人矣內而六卿庶尹外而牧伯守令惟其才是用不以宿舋而見嫌不以小疵而不敘可謂翕受敷施而不

廢困窮矣一剡之薦或擢於草萊或拔於行伍於是毛髮絲粟之才不留於岩穴可謂野無遺賢矣然而位過於器而器媿于位者有之至於職小於才而才浮於職者何限亦有才品相丁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者夫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至於非其所長所事而强委之是由適越而北轅烏可責其成功哉是數者之不齊執事固不可諉之于他人也而或者之論以為明天子在上事或出於神謨睿

斷則非臣下之所宜專是獨不聞趙普之事宋太祖乎
宋太祖嘗欲補一職普擬其人以進太祖不能用次日
普復以進之太祖怒裂其奏普徐拾故本明日補綴以
進太祖悟而用之後卒得其人當今皇上之聖不讓於
宋太祖孰謂趙普之賢非今人之所可及歟顧在知之
明信之篤而斷之果也况果得其人非惟目下獲其用
而風俗之淳灕實兆於是昔李沆相真宗專抑浮薄輕
進之人涵養至於仁宗朝遂得韓范歐杜富蔡尹余之

徒皆以重厚博大鎮朝廷之杌樘以此言之則豈特一時之事哉紳辱執事知遇最深故敢喋喋書所聞以為獻執事苟俯而納之則繼今以往當益效蠡測管窺於左右而紳之補報於朝者為有在也

繼志齋集卷九